

缠绵病榻情凄凄

□ 丁薇薇

那是2009年11月的一个黄昏。下了班，我照常去看望母亲，走过喧嚣的菜市，穿过嘈杂的人群，来到了一条幽静的大街。我望着两行挂满金黄叶子的白杨夹着的道路伸向远方，天边一颗粉红粉红的落日缓缓西沉，地上铺着厚厚的一层落叶。我驻足凝望：那白杨树上的叶子在夕阳余晖里微微颤动，不自禁的，在心里叹了一口气！母亲的生命是秋深了，如一片黄叶系在树梢。十个月，五个月，两个月以后，明天或许就在今晚都说不定。自今年6月，母亲确诊得了癌症以后，我常常这样想。虽然晚霞绚丽，落叶鲜红，而我只觉前途是罩着一层神秘恐怖黑幕，这黑幕便是旅途的终点，母亲是一步一步走进这无边的黑幕了。

经过20分钟，我已来到母亲家门口，抬手敲响门铃。不一会儿，清晰地听到房里拐杖拄地板发出的咚咚声由远及近。母亲打开门，我一边换鞋一边问：你吃饭了吗？心跳的还厉害吗？憋气觉得好了吗？中午吃了一碗饭，就是气短，心脏就像快跳出来似的难受，她不快地说。我跟着母亲来到卧室扶她躺下，看见她满头的华发，憔悴的脸，颓丧的精神，不觉暗暗伤心！正在我神思不定时，母亲由病榻上坐起，她紧握住我手说：丫头，我活了60多岁了，苦辣酸甜都尝到了，这辈子知足了。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也不要悲伤，你身体不好，蛋蛋还小，照顾好你自己和孩子，记住，记住啊！听完她的话，我心里像怒涛涌来似的酸楚，怕她看到，慢慢地转身走到窗前，这时天边的夕阳只剩下最后一抹残红，就要渐渐沉落。满怀悲怆，我让眼中的热泪一滴一滴咽到心里……

2010年7月，母亲又住院了。

在一个闷热的午后，我到医院去看母亲，推开门时，她正睡着，父亲交代我B超单子放在抽屉里，一会儿让我去陪母亲做B超检查，下午有一个会议他须出席，说完便匆匆地走了。这时候，母亲由睡梦中醒来，我扶她起来，喂了点果汁。她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我赶忙说，父亲有事去开会了，你歇会儿，我陪你去门诊做B超检查。说话

之间，我起身想去病房外推轮椅，母亲向我做了个手势，说不坐轮椅了，走着去，活动活动腿脚。我不愿意，看她仍十分坚持的样子，也只好勉强答应。

我搀着母亲，由病房走到住院部门前，让她缓口气。这时，我才注意到：从住院部门口一眼便能看见门诊楼的后门，中间是一个小花园式的院落。母亲说：咱们继续走吧。我一手搀扶着母亲，一手拿着伞为她遮住火热的太阳，我们艰难地向门诊楼走去。大约走了10多步，我觉得她身子有点颤抖，步履也很柔软，全身似乎都虚弱无力。我站住说，你把身体全靠在我身上，走路能省些力气。我们来到花坛边上的凉亭前时，看见母亲脸色苍白，大颗大颗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下来，我心中不忍，让母亲在凉亭里的椅子上坐下休息。

我站在凉亭里向外望去，距离凉亭大约两米远的地方，有一个椭圆形的大花坛。几丛高高的大丽花展露着粉色的、黄色的花瓣，柔嫩娇艳；角落里的一株亭亭玉立的美人蕉，鲜艳的红花含着苞蕾，碧绿的叶子青翠欲滴；大片大片的波斯菊绽苞吐蕊，摇曳生姿。一对对彩色的蝴蝶在花丛中上下翻飞，似乎在追逐嬉戏，又像在翩翩起舞。清风过处，送来淡淡的幽香，在这姹紫嫣红、景当美丽的时候，我还是一个有着母亲的幸福人儿啊！然而，不知明年的今日，我是否还能看见母亲的慈容？听到母亲的语音？陪伴在母亲的身边？

一串小鸟的啾啾声，把我的思绪打断。母亲也离开了椅子，我们缓缓地往前走，费了好大功夫，才来到门诊楼后门。从住院部楼到门诊楼距离大约30米，我们足足走了40多分钟。我陪母亲做完了B超出来，让她坐上轮椅，推着她顺原路往回走。母亲问：刚才做的B超结果怎么样？我急忙回答，大夫说没事，再打几天消炎针就可以出院了。她略微点了下头。对于我慈爱的母亲，我只有哄骗她。刚才，大夫对我说的话又在我耳畔响起，你母亲的癌细胞已经扩散，生命最多不超过两个月。这么恐怖的消息，我怎么

能告诉她，怎么忍心告诉她，只有天天祈祷，只有夜夜失眠，只有在精神上和她一样承受着无尽的痛苦煎熬。眼前，虽然是花开红紫，叶浮碧翠，我是千种凄酸抑压在心头，推着轮椅上的母亲，只能让眼眶里的滚滚泪水倒流回去……

暑假到了，我想母亲一定愿意看看蛋蛋。

吃过早饭，我领着蛋蛋去看望病中的母亲。一路上，蛋蛋跳跳蹦蹦，询问着姥姥的病情，不知不觉中我们已来到病房门前，蛋蛋迫不及待地推门跑进去，母亲见我们来了很喜欢。蛋蛋站在床边关切地问：姥姥，你好点了吗？母亲微微点头，用手抚摸着蛋蛋的头发、面颊，仔细端详着孩子。蛋蛋高兴地说：姥姥，我期末数学考了100分，语文考了98分。母亲说：咱们蛋蛋学习好，长大了一定能考上好大学，有出息。父亲说：蛋蛋，到这边儿来，姥爷给你调动画片儿看。我说：去吧，让你姥姥儿闭眼歇会儿。我和父亲谈论着这几天母亲的情形，这时母亲的腹部又绞痛得厉害，在床上滚来滚去地呻吟，脸色苍白得可怕，我非常着急。父亲对我说，你领孩子赶紧走，一会儿，护士就来给你母亲打止痛针。母亲从床上坐起来，把蛋蛋叫到跟前，拉住蛋蛋的手说，以后别让你妈带你到这里来。然后，把孩子抱在怀里，亲吻蛋蛋粉红的脸颊儿。自蛋蛋出生到上学之前从未离开过姥姥，由她一手带大。这一别，恐怕就是祖孙俩的生死别离啊！此情此景，让我难受得不能形容，纵我有如椽大笔，又怎能写出当时伤心之万一！

走出医院，蛋蛋问：妈妈，你说我姥的病还能好吗？一个8岁的孩子似乎也预感到了什么。听到孩子说话时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，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汹涌澎湃。大街上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我是被这个世界和欢乐遗忘的人，千万缕的愁思纠结围绕着我的心：愿此悲情抛向大海，将海水弥漫；愿此隐恨吐向青天，将天空包裹；愿此痛楚洒向大地，将大地笼罩！我如何才能救助你啊！母亲。

忆秦娥·缘

□ 姜宝忠

天缘到，
韶龄恰系朱丝巧。
朱丝巧，
廿七风露，
流年犹少。
齐直双箸并肩靠，
同舟共济江湖渺。
江湖渺，
春秋依旧，
莫谈人老。

巫山一段云·画中情

□ 于宝贵

曲径出屏嶂，
青梯入宇穹。
云蒸霞蔚隐峦峰，
碧水始分明。
墨定遥天浅，
丹凝远岸浓。
竹风滴韵诱琴童，
深夜伴蛩声。

如梦令·故交情

□ 徐华文

心意吟诗会友，
不觉时间已久。
长忆故交情，
畅饮醇香美酒。
知否？
知否？
明月我心如昼。

故乡的炊烟

□ 耿庆鲁

炊烟是乡村的旗帜
总在村庄的上空摇曳
在阳光下自由地飘荡
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
弥漫了饭菜的浓香

人在他乡
心在故乡
对故乡的眷眷思念
让眼望炊烟的游子

总有几许思乡的惆怅
思念故乡
就是思念炊烟的味道
就是想念母亲熟悉的饭香
总在夜深人静时
在心底浮现故乡的模样

故乡的炊烟
好似一缕长长的丝线

一头牵着游子悠长的思念
一头牵着遥远的故乡
炊烟美丽的风景总在心中飘荡

在岁月的历程中
一缕故乡的炊烟
正在把乡愁的种子抛洒
让炊烟成为思乡的引子
牵引一个个游子走在归家的路上

七绝·童心

□ 吴玉珠

童心未泯忆年华，
捻柳为笛唱晚霞。
撮雪堆人堪自乐，
夕阳一抹灿如花。